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九集

第五冊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得此公論
熟事始明
眾訟可以
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熟人而言熟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閑切即請飭之說古敝穎秀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烏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肴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寃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摺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刑也，是亦韜重阿堵爲之罔，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梨舞嬰兒

憲事至此
安可不動

刀剝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墮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為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閭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淳乎。黠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裏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為。異時默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閏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馬疏法勝
于奚候疏
莫勝于法
合此二奏
界書有

人君一承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微斥曰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欲其修茲凝永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惑 恩圖報情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二孤危移宮未足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及榮登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勦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貽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采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僚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諭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本據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以天性至情相感悟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謙。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儕其胤子。例爵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聞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六不便字
字是苦口
之榮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
持者恒嚴閨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
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
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復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
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
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點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閑，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讒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大，此固微臣歎歎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益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轉念邊疆
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如
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宮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
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忠愛之大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狃于噬
呷嚅呢之言採納群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
本內縱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賈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賜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

氏出云。云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蠻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聰，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玉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断然无此理。謂皇上果迫于义不容，逞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凝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運。兩宮票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怵以遠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豈是半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池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皆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格捲欷痛者。特外廷遠遠。無由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